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

总主编 王洪君 郭锐 刘云

——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
主编 刘云

北京话语音读本

〔瑞典〕高本汉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

— 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 —

主编 刘云
分卷主编 翟赟 郭利霞 陈颖

北京话语音读本



〔瑞典〕高本汉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话语音读本 / (瑞典)高本汉编著. —影印本.—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8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

ISBN 978-7-301-28665-4

I. ①北… II. ①高… III. ①北京话—语音—研究 IV. ①H1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3315号

书 名	北京话语音读本(影印本)
	BEIJINGHUA YUYIN DUBEN (YINGYIN BEN)
著作责任者	[瑞典] 高本汉 编著
责任编辑	何杰杰 邓晓霞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665-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印刷者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商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3.25印张 87千字
	2017年8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总序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有历史。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体现在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及其语言和方言之中。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代国都（辽时为陪都），千余年来，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所公认的政治中心。北方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产生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带有民族文化风味的特色文化。

现今的北京话是我国汉语方言和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支，它与辽金元明四代的北京话是否有直接继承关系还不是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清代以来旗人语言文化与汉人语言文化的彼此交融有直接关系。再往前追溯，旗人与汉人语言文化的接触与交融在入关前已经十分深刻。本丛书收集整理的这些语料直接反映了清代以来北京话、京味文化的发展变化。

早期北京话有独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于中华文化、历史有特别的意义。

一者，这一时期的北京历经满汉双语共存、双语互协而新生出的汉语方言——北京话，她最终成为我国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这一过程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自然形成的诸过程之一，对于了解形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关系的具体进程有重要的价值。

二者，清代以来，北京曾历经数次重要的社会变动：清王朝的逐渐孱弱、八国联军的入侵、帝制覆灭和民国建立及其伴随的满汉关系变化、各路军阀的来来往往、日本侵略者的占领，等等。在这些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北京人的构成有无重要变化？北京话和京味文化是否有变化？进一步地，地域方言和文化与自身的传承性或发展性有什么样的关系？与社会变迁有什么样的关系？清代以至民国时期早期北京话的语料为研究语言文化自身传承性与社

2 北京话语音读本

会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全国的文化和科研中心，新的北京话和京味文化或正在形成。什么是老北京京味文化的精华？如何传承这些精华？为把握新的地域文化形成的规律，为传承地域文化的精华，必须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及其形成过程进行细致的研究和理性的分析。而近几十年来，各种新的传媒形式不断涌现，外来西方文化和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强烈，北京地区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老北京人逐渐分散，老北京话已几近消失。清代以来各个重要历史时期早期北京话语料的保护整理和研究迫在眉睫。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暨早期北京话文献数字化工程）”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研究成果，由“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早期北京话数据库”和“早期北京话研究书系”三部分组成。“集成”收录从清中叶到民国末年反映早期北京话面貌的珍稀文献并对内容加以整理，“数据库”为研究者分析语料提供便利，“研究书系”是在上述文献和数据库基础上对早期北京话的集中研究，反映了当前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

本丛书可以为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素材。

愿本丛书的出版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

王洪君、郭锐、刘云

2016年10月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序

清民两代是北京话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从汉语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而成熟后的北京话又开始为当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养分。蒋绍愚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

“特别是清初到19世纪末这一段的汉语，虽然按分期来说是属于现代汉语而不属于近代汉语，但这一段的语言（语法，尤其是词汇）和‘五四’以后的语言（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就是指‘五四’以后的语言）还有若干不同，研究这一段语言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是如何发展到‘五四’以后的语言是很有价值的。”（《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然而国内的早期北京话研究并不尽如人意，在重视程度和材料发掘力度上都要落后于日本同行。自1876年至1945年间，日本汉语教学的目的语转向当时的北京话，因此留下了大批的北京话教材，这为其早期北京话研究提供了材料支撑。作为日本北京话研究的奠基者，太田辰夫先生非常重视新语料的发掘，很早就利用了《小额》《北京》等京味儿小说材料。这种治学理念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之后，日本陆续影印出版了《中国语学资料丛刊》《中国语教本类集成》《清民语料》等资料汇编，给研究带来了便利。

新材料的发掘是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有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我们的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必须打破材料桎梏。在具体思路上，一方面要拓展视野，关注“异族之故书”，深度利用好朝鲜、日本、泰西诸国作者所主导编纂的早期北京话教本；另一方面，更要利用本土优势，在“吾国之旧籍”中深入挖掘，官话正音教本、满汉合璧教本、京味儿小说、曲艺剧本等新类型语料大有文章可做。在明确了思路之后，我们从2004年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大力支

2 北京话语音读本

持下,早期北京话的挖掘整理工作于2007年正式启动。本次推出的“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是阶段性成果之一,总体设计上“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共分“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清代官话正音文献”“十全福”“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八个系列,胪列如下:

“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于日本早期北京话会话书、综合教科书、改编读物和风俗纪闻读物中精选出《燕京妇语》《四声联珠》《华语跬步》《官话指南》《改订官话指南》《亚细亚言语集》《京华事略》《北京纪闻》《北京风土编》《北京风俗问答》《北京事情》《伊苏普喻言》《搜奇新编》《今古奇观》等二十余部作品。这些教材是日本早期北京话教学活动的缩影,也是研究早期北京方言、民俗、史地问题的宝贵资料。本系列的编纂得到了日本学界的大力帮助。冰野善宽、内田庆市、太田斋、鳟泽彰夫诸先生在书影拍摄方面给予了诸多帮助。书中日语例言、日语小引的翻译得到了竹越孝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由韩国著名汉学家朴在渊教授和金雅瑛博士校注,收入《改正增补汉语独学》《修正独习汉语指南》《高等官话华语精选》《官话华语教范》《速修汉语自通》《速修汉语大成》《无先生速修中国语自通》《官话标准:短期速修中国语自通》《中语大全》《“内鲜满”最速成中国语自通》等十余部日据时期(1910年至1945年)朝鲜教材。这批教材既是对《老乞大》《朴通事》的传承,又深受日本早期北京话教学活动的影响。在中韩语言史、文化史研究中,日据时期是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这些资料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收录了《语言自迩集》《官话类编》等十余部西人主编教材。这些西方作者多受过语言学训练,他们用印欧语的眼光考量汉语,解释汉语语法现象,设计记音符号系统,对早期北京话语音、词汇、语法面貌的描写要比本土文献更为精准。感谢郭锐老师提供了《官话类编》《北京话语音读本》和《汉语口语初级读本》的底本,《寻津录》、《语言自迩集》(第一版、第二版)、《汉英北京官话词汇》、《华语入门》等底本由北京大学

图书馆特藏部提供,谨致谢忱。《华英文义津逮》《言语声片》为笔者从海外购回,其中最为珍贵的是老舍先生在伦敦东方学院执教期间,与英国学者共同编写的教材——《言语声片》。教材共分两卷:第一卷为英文卷,用英语讲授汉语,用音标标注课文的读音;第二卷为汉字卷。《言语声片》采用先用英语导入,再学习汉字的教学方法讲授汉语口语,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汉语教材。书中汉字均由老舍先生亲笔书写,全书由老舍先生录音,共十六张唱片,京韵十足,殊为珍贵。

上述三类“异族之故书”经江蓝生、张卫东、汪维辉、张美兰、李无未、王顺洪、张西平、鲁健骥、王澧华诸先生介绍,已经进入学界视野,对北京话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希望将更多的域外经典北京话教本引入进来,考虑到日本卷和朝鲜卷中很多抄本字迹潦草,难以辨认,而刻本、印本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和俗字,重排点校注释的出版形式更利于研究者利用,这也是前文“深度利用”的含义所在。

对“吾国之旧籍”挖掘整理的成果,则体现在下面五个系列中:

“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收入《清文启蒙》《清话问答四十条》《清文指要》《续编兼汉清文指要》《庸言知旨》《满汉成语对待》《清文接字》《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等十余部经典满汉合璧文献。入关以后,在汉语这一强势语言的影响下,熟习满语的满人越来越少,故雍正以降,出现了一批用当时的北京话注释翻译的满语会话书和语法书。这批教科书的目的本是教授旗人学习满语,却无意中成为了早期北京话的珍贵记录。“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首次对这批文献进行了大规模整理,不仅对北京话溯源和满汉语言接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满语研究和满语教学创造极大便利。由于底本多为善本古籍,研究者不易见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和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竹越孝教授的大力协助下,“萃编”将以重排点校加影印的形式出版。

“清代官话正音文献”收入《正音撮要》(高静亭著)和《正音咀华》(莎彝尊著)两种代表著作。雍正六年(1728),雍正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福建为此还专门设立了正音书馆。这一“正音”运动的直接影响就是以《正音撮要》和《正音咀华》为代表的一批官话正音教材的问世。这些书的作者或为旗人,或寓居京城多年,书中保留着大量北京话语汇和口语材料,具有极高

的研究价值。沈国威先生和侯兴泉先生对底本搜集助力良多，特此致谢。

《十全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簃戏曲珍本》之一种，为同治元年陈金雀抄本。陈晓博士发现该传奇虽为崑腔戏，念白却多为京话，较为罕见。

以上三个系列均为古籍，且不乏善本，研究者不容易接触到，因此我们提供了影印全文。总体来说，由于言文不一，清代的本土北京话语料数量较少。而到了清末民初，风气渐开，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彭翼仲、文实权、蔡友梅等一批北京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开办白话报来“开启民智”“改良社会”。著名爱国报人彭翼仲在《京话日报》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本报为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为宗旨。故通幅概用京话，以浅显之笔，达朴实之理，纪紧要之事，务令雅俗共赏，妇稚咸宜。”在当时北京白话报刊的诸多栏目中，最受市民欢迎的当属京味儿小说连载和《益世余谭》之类的评论栏目，语言极为地道。

“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首次对以蔡友梅、冷佛、徐剑胆、儒丐、勋锐为代表的晚清民国京味儿作家群及作品进行系统挖掘和整理，从千余部京味儿小说中萃取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并加以点校注释。该作家群活跃于清末民初，以报纸为阵地，以小说为工具，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底层启蒙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他们的作品对老舍等京味儿小说大家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本系列的问世亦将为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提供议题。于润琦、方梅、陈清茹、雷晓彤诸先生为本系列提供了部分底本或馆藏线索，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天津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提供了极大便利，谨致谢意！

“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则收入《益世余谭》和《益世余墨》，均系著名京味儿小说家蔡友梅在民初报章上发表的专栏时评，由日本岐阜圣德学园大学刘一之教授、矢野贺子教授校注。

这一时期存世的报载北京话语料口语化程度高，且总量庞大，但发掘和整理却殊为不易，称得上“珍稀”二字。一方面，由于报载小说等栏目的流行，外地作者也加入了京味儿小说创作行列，五花八门的笔名背后还需考证作者是否为京籍，以蔡友梅为例，其真名为蔡松龄，查明的笔名还有损、损公、退

化、亦我、梅蒐、老梅、今睿等。另一方面，这些作者的作品多为急就章，文字错讹很多，并且鲜有单行本存世，老报纸残损老化的情况日益严重，整理的难度可想而知。

上述八个系列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由于各个系列在内容、体例、出版年代和出版形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在整理时借鉴《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等语言类古籍的整理体例，结合各个系列自身特点和读者需求，灵活制定体例。“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和“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年代较近，读者群体更为广泛，经过多方调研和反复讨论，我们决定在整理时使用简体横排的形式，尽可能同时满足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需求。“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清代官话正音文献”等系列整理时则采用繁体。“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总计六十余册，总字数近千万字，称得上是工程浩大，由于我们能力有限，体例和校注中难免会有疏漏，加之受客观条件所限，一些拟定的重要书目本次无法收入，还望读者多多谅解。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可以说是中日韩三国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晶，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帮助，我们还要感谢陆俭明、马真、蒋绍愚、江蓝生、崔希亮、方梅、张美兰、陈前瑞、赵日新、陈跃红、徐大军、张世方、李明、邓如冰、王强、陈保新诸先生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协助以及萧群书记的热心协调。“集成”的编纂队伍以青年学者为主，经验不足，两位丛书总主编倾注了大量心血。王洪君老师不仅在经费和资料上提供保障，还积极扶掖新进，“我们搭台，你们年轻人唱戏”的话语令人倍感温暖和鼓舞。郭锐老师在经费和人员上也予以了大力支持，不仅对体例制定、底本选定等具体工作进行了细致指导，还无私地将自己发现的新材料和新课题与大家分享，令人钦佩。“集成”能够顺利出版还要特别感谢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的支持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明舟社长、张凤珠副总编的精心策划，感谢汉语编辑室杜若明、邓晓霞、张弘泓、宋立文等老师所付出的辛劳。需要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不奢望引领“时代学术之新

6 北京话语音读本

潮流”，惟愿能给研究者带来一些便利，免去一些奔波之苦，这也是我们向所有关心帮助过“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的人士致以的最诚挚的谢意。

刘 云

2015年6月23日

于对外经贸大学求索楼

2016年4月19日

改定于润泽公馆

导 读

艾溢芳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北京话地位的提高和中国对外交流的加强，西方人对北京话的关注越来越多，学习热情也日益高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不少西方人对北京话进行记录与研究的著作，其中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出版于1918年的《北京话语音读本》（*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后文简称《读本》）便是一部翔实地记录早期北京话语音的优秀著作，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

一、高本汉与《北京话语音读本》

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对瑞典汉学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生于1889年10月，1907年进入乌普萨拉大学，主修俄语。他的老师是斯拉夫语语言学家、方言学家隆德尔（J. A. Lundell）教授。隆德尔曾研制过一套拼写方言的语符，对历史语音学作出了贡献，其学术思想对高本汉的影响很大。高本汉1915年获得乌普萨拉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15年至1918年任乌普萨拉大学副教授，1918年起任哥德堡大学远东语言文化教授，1931年起任哥德堡大学校长。他于1910年3月来中国游历，并在山西住过两年。高本汉一生著述达百部之多，研究范围包括汉语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和宗教。高本汉被称为全面构拟汉语中古音和上古音的第一人，推进了中国音韵学的现代化。（唐作藩、耿

2 北京话语音读本

振生, 1998) 他的代表作是陆续发表于1915年到1926年的《中国音韵学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该书是高本汉对中古音进行研究的经典之作, 对中国的古音拟测起过重要作用。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的中译本《中国音韵学研究》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反映了当时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林焘, 2010)。

《北京话语音读本》是《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姊妹篇。《读本》于1918 年发表于斯德哥尔摩, 并收录在由隆德尔整理出版的丛书《东方研究档案》(*Archives D'études Orientales*) 中。该书用英文写成, 艾溢芳(2016)的《高本汉〈北京话语音读本〉整理与研究》对《读本》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 并将《读本》全文译成汉语, 可供读者参考。

《读本》前半部分为作者对北京话语音的描写及研究, 即“介绍发音的论文”(An 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pronunciation), 这一部分对北京话的声韵母、声调、重音等语音的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讨论, 涉及北京话中许多十分重要的语音现象, 并提出了很多很有特色的观点和看法。我们将该书前半部分称为“论述部分”, 后半部分为真正的“读本”部分, 作者选了二十篇中文文本, 包括民间故事、笑话、会话交谈等等, 用隆德尔方言字母逐字进行标音转写。为避免混淆, 这里把该书后半部分简称为“故事部分”。隆德尔字母记音十分准确、精细, 但这套字母是基于瑞典语的一套记音符号, 通行范围较窄, 不便大多数人识别, 读者可参考《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里隆德尔字母和国际音标符号的对应表(本文引用原文中的标音时也改为相应的国际音标符号)。

二、《读本》的写作目的

在《北京话语音读本》问世的20世纪初期, 北京话已经成长为中国最

通行、最权威的方言，也是西方人争相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正如高本汉在《读本》前言中所说：“北京方言是朝廷和首都的用语，它超越了其他任何方言，是现今最为流行的。大体上说，在受过教育的说某种官话方言的中国人当中，采用北京话的发音是一种显著趋势。于是在中国的各种口语中，欧洲人投入最多注意的就是北京话。”（艾溢芳，2016：101）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便在于用一种更为科学的方式去记录北京话的语音，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北京话。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在我看来，早期关于北京话发音的研究远不能令人满意，当前的转写方式只是给出了它们自称去表现的语音最为初级的概念。正因如此，我认为出版一些语音课本的做法是可取的，通过这些语音课本来说明此方言在连贯话语中的情况，这是对我前面提到的理论阐释所作的实践补充。这些课本也是为没有机会通过亲自听当地人说话来了解北京话发音的欧洲科学家设计的。”（艾溢芳，2016：101—102）正因如此，作者才采用“读本”这一形式，通过对文本逐字标音的方式，去说明此方言在连贯话语中的情况，关注完整语篇中的北京话语音，以期为欧洲学习者呈现出北京话语音的全貌。

三、《读本》的体例

《北京话语音读本》由“介绍发音的论文”（即“论述部分”）和“读本”（即“故事部分”）两大部分组成。其中论述部分是一篇对北京话语音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探讨的长篇学术论文，由一个简短的前言和“定性语音学”及“韵律”两个章节组成。在“定性语音学”一章中，作者对北京话的元辅音、声韵母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和讨论。而占了论述部分大部分篇幅的“韵律”一章则是对北京话的声调、重音、音长等超音段成分的探讨。作者以与中国学者不同的视角对这些超音段成分进行审视，内容详细，观

点独到。

《读本》的故事部分选取了二十篇文章，有的是民间故事，有的是小笑话，有的是两人的寒暄对话，有的是讲述、说教的片段，中文共有近1.3万字。作者对这二十篇文章用隆德尔字母逐字进行了音标转写，记音非常详尽精准，包含声母、韵母、声调、重音、连读变调等各方面的信息，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北京话长篇语料记音资料。作者选择文本的标准是“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轻易地找到对这些文本用某种欧洲语言所进行的很好的翻译”（艾溢芳，2016：102）。

四、《读本》的写作特点

综观整部《北京话语音读本》，我们可以看到该书有如下写作特点：

1. 采用严式标音，记音非常细致，不归纳音位。无论是在论述部分的讨论，还是在读本部分的对照标音，作者都采用隆德尔方言字母对汉字进行标音，标音非常严格和细致，能够很清楚地分辨出音质上的细微差别，涵盖元辅音具体音值、单字调、连读变调、重音等各方面的信息，但是全书始终没有对音位进行过归纳。
2. 特别注重韵律因素。作者在前言中说：“我在《中国音韵学》中对韵律方面关注甚少，因此在本文我将会详细讨论北京话的声调、重音和音长问题。”（艾溢芳，2016：102）作者系统论述了北京话中声调、重音和音长的表现。对声调的探讨不仅关注单字调，也很关注连读变调。作者特别强调重音的作用，书中无论是论述部分还是故事部分，重音的重要性都贯穿始终。论述部分重音的篇幅最大，作者认为重音因素对音值的变化、声调的变化等各方面都有着很深入的影响。后面对故事进行标音时，像元辅音音值、声调一样，作者也将重音作为每个字音的基本属性来看待，每个字、

每个短语的标音都包含了它的重音信息。

3. 归纳出大量具体的语音规律。作者在对声调、重音、音长等韵律各方面内容的描写上,总结出大量详细的规则,并给出具体的例子,逻辑严谨,分析细致。

4. 标记儿化音和比较固定的连读音变。书中对儿化词的读音有所记录,如:(没)法儿fɑ^v _r、(一)边儿piɛ^v _r,等等;对某些比较固定的连读音变也有所反映,如:什么·səm^v _mo、怎么·tsəm^v _mo、真个·tʂəŋ^v _kə、跟班的·kəm^v _pan^v _ti。

五、《读本》对北京话语音的描写和阐释

前文已经介绍了《读本》的体例和特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高本汉在《读本》中对北京话的声韵母、声调及重音等重要方面是如何理解和阐释的。

(一) 声韵母

在论述部分的“定性语音学”一章,高本汉首先介绍了北京话中的辅音和元音,描述每个或每组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并用西方语言中相同或相似的音来类比。作者讨论到以及实际标音中用到的元音符号多达18个,尤其是对前元音和央元音的音色区分得很清楚。接下来作者列举了北京话中的声母和韵母,根据作者的归纳,北京话共22个声母(除零声母外),41个韵母。这一声韵体系比几十年前的《语言自迩集》更接近现代北京话,已与现代北京话差别不大。我们将其整理为以下两表(例字均为“故事部分”出现的字):